

葛洲坝回水的浸泡潜蚀

三峡地区的滑坡逐年剧增,愈演愈烈

自1980年长江葛洲坝截流蓄水以来,由于回水对沿岸的浸泡潜蚀,地下水位普遍抬高,积水排泄不畅,致使三峡地区的岩崩滑坡逐年剧增,愈演愈烈。首当其冲的是沿大坝上游至秭归县边境100余公里的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岩崩滑坡之多,难以计数。蓄水后这几年,每逢汛期,暴雨频繁,秭归县满山遍野滴水,上冲下掏,山崩地裂,此伏彼起。当地居民提心吊胆,朝不保夕,各级党政干部心系灾难,昼夜不得安身。现根据几批科学家的考察纪要,摘编如下。

从公元377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572年中,当地史料有几起较大岩崩滑坡的翔实记载,人们常以此来评价三峡地区的岩崩滑坡之类的地质灾害是300年一个周期,生态环境千百年来一直是青山、绿水、彩云和“两岸猿声啼不住”的美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由于原始植被破坏殆尽,光山秃岭,各有几起岩崩坡滑,灾难出现了发展趋势。从1980年开始,葛洲坝蓄水增高,三峡地区的山坡多处失稳,大小地质灾害相继暴发。1981—1984年,川江暴雨洪水,席卷秭归,连年的汹涌波涛声,山崩地裂声,震天动地;1985年该县境内无数岩崩滑坡灾难中,有震惊中外的西陵峡新滩镇特大滑坡;1986年全县1,363次地质灾害中,又暴发了更令人吃惊的土凤岩—马家坝特大滑坡;今年(1987年)7月到8月下旬止,在不计其数的地质灾害中,竟有连续58次较大的岩崩滑坡,防不胜防。

走进距葛洲坝85公里的秭归县香溪镇,附近多处岩崩滑坡的残垣破壁历历在目,变电站的铁塔明显倾斜,学校因墙壁拉裂而报废,电影院因边墙错位早成危房,居民住宅几经加固,裂缝和错位仍继续扩大和加深。其它村乡的险境也类似,甚至更坏。

大难不已,人心难定。举目看看摇摇欲坠的链子崖等几十处即将暴发超巨型滑坡的危岩,谁不忧心冲冲,谁不望而生畏。50—60米高的葛洲坝回水尚且如此大难临头,拟建150—180米高的三峡大坝,带来的岩崩滑坡等地质灾害,更不堪设想。

提起三峡工程,许多科学家、教授、党政干部、实际工作者和几千万四川人,都坚决反对水电部门无视国家经济困难,无视国家科学技术力量严重短缺,无视三峡地区一百多万人的死活和西南三省的生产建设的咽喉,无视党中央成都会议的决议和国内外绝大多数人的中肯意见,不惜采用欺上压下的手法,硬要把三峡工程骗上马。特别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又沿袭葛洲坝曾用过的手法,把三峡工程的发电、防洪和航运等夸大到无以复加程度,似乎没有它就不能解决长江流域和全国的四个现代化问题;把工程投资额和库区移民数缩小几倍,伪造出一幅效益大,投资少,一本万利的超世界工程,诱使中央领导点头批准;把移民、泥沙淤积、船闸、施工等复杂而棘手的问题,大化小,小化无,还编出一些魔术般的“移民后靠”、“放浑蓄清”、“动水冲沙,静水通航”“万吨级升船机”、“葛洲坝的施工经验”等办法,三峡工程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一切都不在话下;还把有关设计的施工人员吹捧得神乎其神,有包打天下的本领,个把三峡大坝毫不在乎,等等。另外水电部和长办密切配合,正在开展三峡工程马拉松式的论证,一面封锁真实情况,排斥

(下转第56页)

Zigui County's experience in 58 rock-fall and landslide in succession and no one suffered casualty

Ni Yuesheng

(Seismological Office of Zigui County of Hubei Province)

Abstract

In the flood season of 1987, rockfall and landslide took place for 58 times in succession, but no one is harmed in Zigui county of Hubei Province, which is a wonder created by the Party,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masses in rushing to deal with the emergency and fighting natural calamities. It is thought that the reason of the collapsing and landsliding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effect of geological structure, topography and geography, the damage of plantation, the intensive rainstorms, unadoptable excavation in construction and the unstable side slope immersed by water in the reservoir of Guozhouba Dam, etc.

~~~~~  
(上接第57页)

不同意见,组织力量逐条反驳顶回。他们信奉谬误多次重复就会变成真理;一面利用各种报刊广播大造舆论,葛洲坝这也好那也好,投资已全部收回,黄河输沙量也大幅度减少,等等,借以迷惑不明真象的人。就在唇枪舌战的内耗中,长办则不顾一切,在三峡大坝工地三斗坪大兴土木,工地楼房拔地而起,公路要道也畅通,施工设施和人马也初具规模,实际上三峡大坝已破土动工;在武汉长办机关内也在加速抢修21层的高楼大厦和加高其它楼房据说将是建设三峡大坝的指挥部。到时生米已成熟饭,一切即成实事,骑虎难下,逼得中央决策领导非拍板不可。

一旦三峡工程拍板上马,长办再强调困难,讨价还价,逼国家一再追加投资;技术人员则边设计边施工,干两年停两年,工期无限,一拖再拖。葛洲坝由原批准投资13亿多元追加到50—60亿元;建设工期由几年拖延到19年。丹江口工程以及其它水电工程都大同小异。三峡工程无疑又是这种手法的重演。

全国人民深信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会尽早杜绝这种欺上压下的霸风,充分发扬民主,尊重科学,实是求事。

(根据资料和发言整理)